

詩人曾魂：異化·他者·返鄉

——異鄉人的故鄉書寫

施傑原*

一、前言

詩人曾魂，本名曾思朗，一九九二年生於香港。二十歲時，隻身一人來到林口，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先修部，後畢業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曾獲西子灣散文獎，兩度南風文學獎首獎。現為「赤只」之創辦人與策劃人，《孤魂野神》文學沙龍系列之主講人。於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出版第一本詩集——《剎那如何是神》。¹本文則聚焦於曾魂二〇一九年五月至二〇二〇年二月的作品，探討曾魂此一時期的書寫主軸與關懷。彼時香港人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運動，正如火如荼的展開。身處臺灣的曾魂仍心繫故鄉，而這股於海峽間所形成的張力（tension），於作品中隨處可見。

二、香港：故鄉的異化

香港，作為曾魂的出生地，無疑是他的故鄉。起初，一國兩制下，香港市民仍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與自由。但近年來，政治上的變化，致使詩人記憶中的故鄉，逐漸異化（alienation）：

時光炬人。如今
你聽見：熄滅的味道
誓願告成或終結之癡兆
一座廢殿在那裡

青鷺火遊行屏蔽的銅牆
複寫再多次的謊
不會鑄成大義（〈愈被禁忌的愈接近〉）²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

¹ 曾魂：《剎那如何是神》（臺北：釀出版，2015年12月）。

² 曾魂：〈愈被禁忌的愈接近〉，刊於《秋水詩刊》第181期「優世代詩人特輯」。

暴雨摧折，肋骨與肋骨的弦
北方傾斜的背綻開癡笑
蕭士塔高維契第五號交響曲
一黨人圍坐夢裡
搓著沒有東風的麻將
置換歲月

曾經獲得的籌碼
只能兌現幻彩吟詠的
拼圖的贗品（〈壯舉〉）³

原來，權力者始終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其所賦予之權利，都只是「謊言」與「贗品」。「血肉」、「高牆」、「彈藥」與「宿命」，才是最貼近故鄉的關鍵詞。這種格格不入的荒謬（absurd），不斷提醒著詩人思辨——何謂故鄉？

在這世界，人本即無處容身，只是，你要在比沒有「你」更小的地方，
維繫一種舒坦的世界觀。⁴

誠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於〈人文主義書信〉（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中所指出——「語言是存有之家」（Die Sprache ist das Haus des Seins；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⁵「詩」容即詩人心中，那得以維繫舒坦世界觀的神聖場域。詩人洛夫（1928—2018）亦曾於《石室之死亡》的自序〈詩人之鏡〉中寫道：

攬鏡自照，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
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一種報復手段。⁶

眼看故鄉深受「暴雨摧折」，曾魂身處海峽彼端的島嶼上，「孤島」的意象容為詩人心境之折射。此般種種無奈與無力，促使曾魂詩寫故鄉——「亂世之

³ 曾魂：〈壯舉〉，刊於《字花》9月號No.81「連儂牆」。

⁴ 詳曾魂臉書粉絲專頁，2020年1月21日之貼文。曾魂此處似受麥田出版社於2009年9月出版的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異鄉人（卡繆版書衣）》（L'Etranger）書衣上之文宣——「我知道這世界我無處容身，只是，你憑什麼審判我的靈魂？」——所影響。

⁵ 〔德〕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孫周興譯：《路標》（Wegmarken），《海德格爾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5月），頁369。

⁶ 洛夫：《石室之死亡》（臺北：聯合文學，2016年），頁14。

中，恐襲復至，我始終信任詩」，⁷試圖抵抗並反叛宿命，甚或報復。這種異化，讓詩人淪為故鄉的他者（the Other），而面臨被流放的命運。那麼，我們必須追問：故鄉還是故鄉嗎？

三、臺灣：以他者之姿返鄉

起初，曾魂以「僑生」身份赴臺求學，即便香港與臺灣皆因襲傳統漢字（Traditional Chinese），然島嶼之於他，仍是陌生的異鄉。而身在臺灣的他，更是異鄉人——他者。正如曾魂的自我剖析：

二十歲的自己來到林口，就讀台師大先修部，某個冬夜跟僑生朋友吃飯，抬首看見那人勝出中華民國第15任總統選舉。異鄉人彼時猶若觀火，火未及膚，膚未及痛，沒有萌生些許歎息，甚而至於為脊椎長出的樹瘤和序言泄露情仇。⁸

對香港市民而言，民主選舉與言論自由，曾是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但隨著雨傘運動的爆發、中國外交部表明《中英聯合聲明》已是「歷史文件，不再具任何現實意義」以及港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通過，⁹昔日已恍如隔世：

天堂封了地獄鎖了
剩下喘息的島？
血腥之名、冬夜、馬路的脈搏和面罩
遺書比結冰的海晶瑩
澄清著夢，蹣跚的清明
行間布滿愈裂愈深的縫
不夾雜一絲絲
哀求的贅言（〈紅磚牆的輓詞〉）¹⁰

自此，渴望民主與自由的詩人，頓時失卻了根。不僅止於肉體，在精神上，曾魂亦徹底為故鄉流放。事實上，「流放」並非於某一時刻驟然發生，而是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最終成為一種持續的狀態。曾魂抵臺之初，以他者的視域（Horizont；horizon）——「猶若觀火，火未及膚，膚未及痛」——觀看異

⁷ 詳曾魂臉書粉絲專頁，2019年10月30日之貼文。

⁸ 按：引文中的第十五任總統選舉容乃作者筆誤，時為中華民國第十三屆之總統選舉。詳曾魂臉書粉絲專頁，2020年1月21日之貼文。

⁹ 此三者的發生時間依序為：2014年、2017年、2019年。

¹⁰ 曾魂：〈紅磚牆的輓詞〉，詳曾魂臉書粉絲專頁，2019年11月20日之貼文。

鄉，孰料香港情勢的演變與發展，使得於島嶼上生發的事物，竟也逐漸轉為曾魂的「切膚之痛」。在這進退失據的困境中，詩人的立場有了轉向（Kehre；turning）：

煙火聲隱約於四點鐘，我渴望一滴眼淚，抑或半票靈感，熾灼的報答，
那沉甸甸的行李箱，這篇來遲而深遠的森林。不捨摘下的年華，為了下
半生的故鄉。¹¹

對曾魂而言，臺灣或許是最後的淨土。在這裡，他也認識了可能伴自己度過餘生的愛侶。因此，曾魂開始思索自身於「異鄉」的定位：前半生的故鄉香港儼然淪為異鄉；而最初作為異鄉的臺灣，如今已然成為詩人下半生的故鄉。

海德格在詮釋德國詩人賀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的哀歌〈返鄉——致親人〉（Heimkunft/ An die Verwandten）時曾談及：

詩人的天職是返鄉，唯通過返鄉，故鄉才作為達乎本源的切近國度而得到準備。（Der Beruf des Dichters ist die Heimkunft, durch die erst die Heimat als das Land der Nähe zum Ursprung bereitet wird；The occupation of the poet is the homecoming, through which only homeland is prepared as the land of proximity to the origin）¹²

毋寧說返鄉（Heimkunft；homecoming）為詩人的天職，對曾魂而言，「返鄉」更是一種本能。在現實生活裡，曾魂長年旅居臺灣，而香港也早已有別於記憶中的模樣，因此實質意義上的「返鄉」遂窒礙難行。然於精神層面而言，詩歌則是僅存的唯一途徑，曾魂方可藉此以他者之姿返鄉：

這城的人朝向
兩隻眈眈的銅獅子
向盡裂的玻璃碎
向冥通貨幣向皇城正門向機器神
朝向最終的殞石

¹¹ 詳曾魂臉書粉絲專頁，2020年1月21日之貼文。

¹² 〔德〕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孫周興譯：《荷爾德林詩的闡釋》（Erläuterungen zu Hölderlins Dichtung），《海德格爾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31。

只配給這城的人

我只配下跪
隔海在歷經飛霜的島嶼
這年，恐慌的遺書
從未擁有地緊隨
每顆更稚嫩更榮耀的眼球
不停凋零，不停停留（〈殤之年〉）¹³

這種身在彼岸，看似無助的自白，恰好為「他人」指出返鄉的道途，並使之成為詩人的「親人」：¹⁴

一座城如果躺下
有百萬座碉堡緩緩推進
壯舉峰頂的獅子，遂嘶吼：

我們是「我哋」
我哋，這複數代詞
雨中活著的第一人稱（〈壯舉〉）¹⁵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曾精準地指出：「只有他者——徹底地他者能夠以共同真理之前的面目，在某種非呈現及某種不在場中呈現。」

（Seul, l'autre, le tout-autre, peut se manifester comme ce qu'il est, avant la vérité commune, dans une certaine non-manifestation et dans une certaine absence ; Only the other, the totally other, can be manifested as what it is before the shared truth, within a certain non manifestation and a certain absence）¹⁶他者即體制本身的裂

¹³ 曾魂：〈殤之年〉，詳曾魂臉書粉絲專頁，2020年1月10日之貼文。

¹⁴ 〔德〕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孫周興譯：《荷爾德林詩的闡釋》（Erläuterungen Zu Hölderlins Dichtung），《海德格爾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31-33。

¹⁵ 曾魂：〈壯舉〉，刊於《字花》9月號No.81「連儂牆」。

¹⁶ 〔法〕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著，張寧譯：〈暴力與形上學〉（Violence et métaphysique），《書寫與差異》（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上冊，頁152。

縫，直面問題的核心。也正因如此，作為他者的詩人，方能以詩歌逕指一條通往故鄉的道路，並與「親人」——「我哋」¹⁷——一同返鄉。

四、結語

詩人本就嚮往自由，其作為存有（Sein；Being）之守護者，同時也具備開顯故鄉的能力。當大廈將傾，肩負此一使命的詩人，便須挺身而出，引領他人。至此，異鄉人的故鄉書寫，遂有三種意涵：詩寫淪為異鄉的香港、詩寫下半生的故鄉臺灣以及為眾人詩寫——精神故鄉。海峽的兩岸，兩座島嶼的相望，在香港與臺灣之間，故鄉與異鄉的置換，這樣的張力於曾魂近期的作品中，俯拾即是。底下，請允許我以曾魂的作品作結：

有些命得要活著。火，頑著
他們和易燃的信仰，必得醒轉
有種命幾乎被斃
有種命，必得去革（〈命中，命中〉）¹⁸

¹⁷ 粵語，意即「我們」，音「Ngo⁵ dei⁶」。

¹⁸ 曾魂：〈命中，命中〉，詳曾魂臉書粉絲專頁，2019年10月8日之貼文。